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
## 第一百回 五枝花同歸榮國府 十二釵重會大觀園

話說鬆壽瞧著眾姐妹進去，正望的出神，不防背後一人攔腰抱住，喊道：「我今日才找著了你！」鬆壽出其不意，吃了一驚。那人放手轉到當面，笑道：「可還相識？」鬆壽們舉目見這人，不滿三十年紀，面白唇丹，劍眉虎目，頗有英雄氣概。鬆壽道：「雖是面善，卻想不起在何處識荆？」那人向身旁取下一物，相示道：「黑夜相逢，難記面貌，君見此物不知猶憶鐵笛馬珍否？」鬆壽笑道：「原來是除夜相逢的馬公！分手後不知可有際遇？」馬珍道：「多蒙高義，即於元旦起身來京，向兵部投遞履歷。部中有位堂官，係先君舊好，奏知朝廷，以難蔭帶領引見。感荷聖恩，補授京營守備。若不是恩兄高義，何能有今日！」鬆壽們大喜道：「英雄失路，古今常事，從此奮翻雲霄，不難作班定遠，萬里封侯也。改日到署拜賀。馬珍指道：「前面大覺寺很可遊玩，我有差務，不能奉陪。」說畢，辭過眾人上馬而去。鬆壽、桂堂們不勝贊歎。派家人在此等候，弟兄五人同買蘭往大覺寺來。

這是一座大叢林古剎，殿宇闊敞，禪房深遠，古柏蒼松，映蔽天日。六人各處遊覽，知客僧陪著閒逛。來到一帶竹林，見個癩和尚精赤身體，在竹根上擦癢打滾，口裡喊道：「完了！完了！十二元霄。」知客道：「有貴客在此，你瘋的不像個樣兒，還不迴避！」那癩和尚一筋斗翻過來，抓住夢玉，將頭撞入懷中道：「寶玉！你來了，很好！很好！」桂堂、鬆壽趕忙拉開。知客僧見他瘋病大發，駭的飛跑躲開。

賈蘭定睛看那瘋僧，不覺失驚大叫道：「二叔，怎麼鬧的這個樣兒？」柳緒也抓住和尚道：「二哥！你好忍心，撇下咱們，誰知今日才得見面！」夢玉、鬆壽才知是璉二叔，真是喜從天降。桂堂趕忙拜謝丈人當年救命之恩。夢玉們圍住道：「二哥，咱們今兒遇著了，再不肯放你，總得回了家去。」白雲僧笑道：「我若家去，猶如野鳥入籠，刻不可忍。倒不如披雲飲露，無意無心，不知有我。」柳緒道：「我知二哥斷不肯再履人境，但暫敘無妨。回到府中停雲三兩日，聽其自便。」

梅春道：「想慕之人，切於夢寐。尚形仙佛，尚要靈應顯聖。我等如此挽留，二哥豈有不發慈悲之理。」鬆壽道：「仙佛如果無情，二哥今日不必在此相會。雲水雖是無心，到底是天地間多情之物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你們弟兄姐妹俱已身登樂土，從此做的是團圓好夢，無須掛念矣。」夢玉、柳緒拉著不放，賈璉將手在夢玉額上一拍，叫道：「寶玉！你可記得本來面目？你看那邊又來個會中人。」眾人回望，見是賈蓉一路找來。回身不見了白雲僧，彼此深為歎息。

夢玉豁然大悟，前身竟是寶玉，十分悲喜，因礙著寶釵，不敢說破。賈蘭對蓉哥說璉二叔之事。賈蓉恨道：「我被知客拉著說話，誤我見璉二叔一面，真是可惜。昨日有人來說，尤氏二孀子的墳全已塌了。當年那棺木是鳳二孀子辦的，很不成個樣兒，聽說一箍腦兒全散了板兒。這事怎麼辦呢？」柳緒道：

「放心，這件事交給我，橫豎錯不了。」

弟兄正談璉二叔之事，有家人來回，寶姑奶奶們已出宮回宅去了。鬆壽們離卻大覺寺，趕著回宅。見大廳上擺著香案，命弟兄們磕頭謝恩。原來奉旨封元妃母親王氏為慈惠夫人，御書「福壽榮昌」匾額，又是珠冠、如意。皇后亦賞了好些東西，並賜寶釵玉帶、寶劍。海珠姐妹十二人，各賞金釵一對，以稱其名。修雲、孟瑞麟等都賜金花、珠串，又各人幾匹蟒緞。各妃嬪皆有賞賜。眾人俱望闕謝恩收受，內外道喜，歡聲不絕。

柳緒們將遇璉二叔之事暢談一會。次日，夢玉們去謁首相，見老師，拜賓客。寶釵、珍珠們亦各處去拜親族，一連十幾日，晝夜不得安靜。

柳緒見事務稍暇，擇定日子，約了賈蓉到尤二姐墳上，另給他換了一口棺木。所有衣裙被褥，煥然一新。換衣服的土工見這女屍僵枯不朽，口中含著一樣東西，掏出來見是一塊黃金，上面血痕無數。家人們瞧見，報與柳緒。柳緒因想起寶姐當年說過，尤二姐夢中囑托，吞下去的這塊金子要造佛懺悔。誰知今日落我手中，必須給他造尊金佛才是。想畢，將金子要來收在身上。吩咐土工好生裝殮，將墳堆砌築十分堅固。回到家裡將修墳得金之事說與寶釵，並將欲造金佛之意相商。寶釵、珍珠歎道：「昔年夢中囑托，至今柳郎還其心願，數有前定。可見佩金妹以身相托，蓋為此也。趕著打造金佛，亦配以小龕。

我們要到鐵檻寺去拈香，做幾天功德。」柳緒答應，忙去趕辦。

夢玉們接著家信，知二叔、三舅將次到京，命夢玉等急尋兩所官房宅子。寶釵知林之孝的兒子林全同董升二人，京城最為熟悉，令他二人去找。不日來回道：「尚書舊宅現今空著。還有張親家老爺住的那所官房，亦新近空出了。這兩處都很乾淨合式。」夢玉約寶釵同去看屋。寶釵進了尚書舊宅，不禁滄海之感。來到上房，指與夢玉道：「此即尚書歸寢之室。」姐弟兩個哭泣一會，桂堂歎道：「風景依然，令人懷想。」姐弟們歎息半日，就將宅子定下。又去張家舊宅看過，亦甚合式。

兩邊俱付定銀，即日各派家人趕著收拾、糊裱、裝潢。

過了兩日，金佛造成，配了個紫檀嵌玻璃小佛龕，甚為精緻。寶釵擇日約姐妹弟兄、珍大奶奶婆媳、蘭大奶奶們往鐵檻寺建齋拜佛。此時寺中是大昌做了當家和尚，比老和尚更會應酬接待，領著合寺僧人在山門外叩接。到了大雄殿，鳴鐘播鼓，擊磬搖鈴，伺候拈香拜佛。寶釵親手將新造的金佛與當年那佛相並一處，誰知龕子大小花樣不同，裡面金佛法身像絲毫無二，眾人深為怪異。姐妹弟兄焚香祝禱，惟有寶釵、珍珠分外情切。

候眾人拜畢，同往後面觀音閣上。珍珠想起當年同柏夫人在此求籤，何曾想有今日。芙蓉亦想起那年風景，他二人對著大士慈容，拜了又拜。

眾姐妹拜完之後，大昌請入客堂，領著眾僧參見。大昌道：

「先師坐化時吩咐徒弟徒孫道：『本寺深受賈、祝兩府無量功德，難以報答。每月初一、十五必須拜懺誦經，祈保賈府老太、祝老尚書太太同各位夫人、太太、爺們、姑娘、哥兒們積福延壽。』我不敢忘師父遺命，每月如此。這是多年，就是香燭燈油不過三二百銀，都是咱們師徒應該報效的。去年十二月三十晚上，老師父出來顯靈，說是從那年坐化，就往西天去成佛。因為明年兩府太太、爺們要到寺來拈香，我在西天早已知道，故此回來通信，趕著將寺中收拾妥當。我知你們無錢，只管當了使換，橫豎有大護法慈悲，山門興旺。因此趕著收拾。」

不怕四姑太太們見笑，真連什麼兒都當了個精光。」梅春笑道：

「和尚請便，讓咱們歇會子再談。」大昌答應，一路張羅出去。寶釵笑道：「此公是地獄中寶貝，當年他老師父還有點子僧氣，此人和而不尚矣。」眾人大笑，用了些果茶，談些當年古話。寶釵道：「剛才咱們過萬緣橋，我瞧那些石板很多損缺，橋身亦覺歪斜。這是璉二叔的遺蹟，不可毀壞。一會兒轉去時，兄弟們留心瞧瞧，倘要修整，咱們就得趕辦。」眾人答應。柳緒道：「咱們到饅頭庵去逛會子，再回家去。」寶釵點頭應允，吩咐伺候。大昌上來款留備齋，鬆壽們再三辭謝。到寺門外各上車馬，一直往饅頭庵來。

此時，庵裡只有妙空同智靜二人，另招了幾個有趣徒弟，其餘當年人物各皆星散。那日妙空、智靜到碼頭上接著寶釵、珍珠、寶書、柳緒，又看見夢玉。妙空們就像見了活寶，說不盡喜從天降。連日到府裡請安，寶書、柳緒待之如手足一樣，異常親熱。寶釵因妙空是賈璉的相好，神僧朋友，況且當年十分相得，今日真如兩世相逢，因此約了眾姐妹同妙空們結拜了個方外姐妹。

此時，同眾人來到饅頭庵，見樹木更覺蒼古，山門殿屋未免殘落，究非昔日老師父在時景象，柳緒、寶書不勝感歎。到殿上拈香已畢，柳緒到當年所住之屋，只見破損不堪，堆了些零星物件，心內十分悲歎。想當年若非他師徒留在此間，何能有璉二叔一番

際遇，至有今日。夫妻二人傷感一會，到老師父神影前點上香燭，兩人哭拜盡禮。寶書領著眾人，往各處及自家的舊屋遊玩已畢，都到妙空屋裡坐下，吃茶敘談往事。柳緒道：「此處是母子際遇之所，不可忘本。我同寶書捐資將饅頭庵重新建造，裝塑佛像、金身。俟落成開光之日，給老師父建七晝夜水陸道場，以報生前情愛。」眾人都稱甚是。

夢玉道：「我亦有個主意。咱們宅裡的櫳翠庵，聽說無人主持，敗落不堪，我也興造起來，請空師兄作櫳翠庵主。咱們可以朝夕相親，你仍可兩邊照應。所有一切道糧香火，惟我是問，不用你去化緣。豈不是件美事！」眾姐妹一齊贊美。妙空歡喜，滿口應允。寶釵道：「櫳翠庵當年妙玉，今日妙空。興敗盛衰同歸於妙。」梅春笑道：「古今得意之事曰妙，寶二哥由妙而覺，聖上封他為妙覺。實在寶二哥深得妙中三昧，若我輩只妙而不覺，雖妙而不妙也。」姐妹弟兄一齊大笑。

桂堂道：「你們忒也勢利，剛才鐵檻寺大昌說了多少苦話，你們當做耳邊風，沒有一個言語，梅大爺還發了煩。這會兒妙哥並不化緣，你們爭著給他起房蓋屋，買田置地，還恐妙兄不要，這不是件怪事。」秋瑞道：「泰卦以地為先，地，坤道也。可見咱們比邱尼是要賽過你們那些窮和尚。」九如正嚙著一口茶，不覺「噗哧」一笑，噴了梅春一臉。舉坐哄堂大笑。彩芝笑出眼淚，忘了手中拿的是茶杯，錯記是方手帕，向著眼上一擦，將半杯香茶潑了一臉，趕忙放下茶杯，縱聲大笑。姐妹弟兄笑做一團。姑娘們忙伺候淨面收拾。寶釵見天色將晚，忙催著進城。此後柳緒重建饅頭庵，妙空作櫳翠庵主；兩邊照應，從此得意，交代不提。鬆壽們回到萬緣橋，弟兄下馬各處細看一遍。到碑亭上讀賈璉造橋碑記，彼此贊歎。到寶釵車前，以情形細說一遍。寶釵吩咐家人中有認得劉長者的，找到府裡來說話。眾家人答應去找。寶釵們回府，一宵晚景不提。次日劉長者到公府請安，送了些果子點心。寶釵命賈蘭對他說，要重修萬緣橋，必須長遠堅固，仍托他一人經手包造。劉長者不敢推辭，耽承辦理。寶釵、夢玉們捐資，比當年更結實堅固，真是一件無量功德。

弟兄將諸事料理妥當，同眾姐妹眾人遊覽大觀園。原來舊時匾額，俱被劉尚書更換。惟瀟湘館、怡紅院、稻香齋三處仍存其舊。其餘樓閣亭台改換甚多，迥非昔年風景。寶釵、珍珠遍覽一回，見大觀園面目似是而非，夢玉諸人不勝感歎。彩芝坐在瀟湘館中，默默無言，若有所思。掌珠道：「兩世一身復歸於它，尚有何事可思？」彩芝點頭，未及答言，只見寶釵往外帶笑而道：「大觀園被劉尚書更改，別有風景，惟存大觀之名而已。你們這三處獨存其舊，似乎留待故人，有修屋留巢之意。我倒有個主意，給你們分定住處，以後分班來往，都有定向。」

夢玉大喜道：「請姐姐給咱們分派。」寶釵坐下道：「依我說，海珠、掌珠、珍珠、芙蓉四人，仍住怡紅院；彩芝、友梅、九如、汝湘四人，住瀟湘館；紫簫、蟾珠、芳芸、秋瑞四人，住稻香齋。二叔叔雖各有衙門公事，不便同住。但究係此地主人，必須將咱們老太太的那進屋子留與二叔。魁兄弟住咱們太太的屋子；侶全兄弟住我家的梨花院；將上屋留與三舅同舅母作來住住處；緒兄弟住連二哥的院子；蘭哥兒住我的那兩層大院子；壽大兄弟住薛姨媽原住的那屋子，另有大門出入，彼此方便。」眾人都說：「姐姐派的很好，咱們依著，就搬房罷。」

賈蘭道：「此屋已非賈家之物，我只要賜第內那幾間書房就夠了。」夢玉歎道：「我原非是我。況老太太吩咐，我弟兄叔姪無分彼此，何以見得就是我的。還沒有打仗一年半載，就將我當作外人。」夢玉不覺掩面大哭。江秋白報怨丈夫失言，趕忙過來勸慰陪罪。珍珠道：「這瀟湘館是個出眼淚的地方，一定有關著眼淚風水。我明日在瀟湘館前建一座寶塔，定要破掉這股風水才得。」秋瑞笑道：「若建寶塔，是眼睛裡插了棒槌，水兒來的更快。」眾人哄然大笑，夢玉亦破涕為笑。

修雲道：「寶姐姐同海珠、紫簫、九如、汝湘、蟾珠、芙蓉、佩金諸位姐姐們，日內起身回去。咱們今日就將屋子搬定，明日在大觀園給寶姐姐們餞行，暢敘兩日。從此有一年闊別了。」

眾人都說：「甚是。」各人吩咐姑娘、嫂子們搬移房屋，整忙了一天。

次日，眾人在臨水大花廳上給寶釵、海珠眾姐妹餞行，並請珍大奶奶婆媳。原來珍大奶奶的母親尤姥姥尚在，貧老無依。

孟瑞麟、馮佩金二人拜認為母，請在宅中養老。珍大奶奶感激二人，勝如當年手足。今日眾人公餞，亦請尤姥姥在坐。又將妙空、智靜請來作個團圓大會。少刻甄大奶奶惜春到來，對珍珠道：「滿街芍藥壓倒擔頭，如此良會，豈可獨少此君。」海珠道：「園中雖有數木，盡能點綴春光，不能為會中人生色。」當折柬招之，以助芳興。」於是，吩咐聽差嫂子，命外面多買芍藥。不一會，挑了十幾擔進來。夢玉們大喜，問著顏色插了數百瓶，芬芳滿屋。姐妹弟兄吹歌唱曲，舞劍彈箏，日以繼夜，十分歡樂。

次早，家人來報老爺同太太們到了。原來祝母知夢玉、梅春弟兄姐妹從未離家，且俱皆年少，放心不下，命桂夫人進來照應。因馬上定奪起身，不及知會，是以夢玉們不知太太進來之事。聽家人們來報，趕忙同姐妹弟兄出城去接。來到船上，見面後才知就裡，真是喜出望外。桂夫人對寶釵道：「老太太吩咐，叫你不要耽擱，就趕著回去。咱們船隻僱定，我來你去。」

寶釵們大喜道：「就是這樣，二孀子行李起來，我們就可發了下來。」祝筠、桂怨聽說宅子現成，心中甚喜。金夫人對柳緒傳柳太太之詞。兩邊船上擠滿是人。桂夫人帶的是荊、李、蘭生三個姨娘；金夫人帶著巧姑娘。探春將侍書送了桂廉夫，祝母亦將仙鳳給桂侍郎做姨娘，一同前來，彼此熱鬧。弟兄姐妹送兩位老爺進宅。次日五鼓面聖謝恩，朝廷大悅，面為溫諭。

散朝後就去到任供職。

桂夫人久慕大觀園，金夫人是熟游之地，約伴而來。桂夫人前後遊玩，深為歎賞，來到園中贊歎不絕。寶釵們就在大觀園接風，又暢敘一日。寶釵因有飲賜王夫人匾額物作，不敢久留，吩咐姑娘們發行李上船，帶領海珠們入宮奏辭回籍。夢玉們又苦留兩日，勢難耽待，只得灑淚送別。桂夫人吩咐海珠姐妹一年相換之話，又再三叮囑一番。邢夫人差宋姨娘、珍大奶奶婆媳都來送行，說不盡姐妹弟兄分手時傷悲難過。看著寶姐姐們開船而去，從此雲山間隔，兩地相思，望風懷想而已。直等到夢玉們告假回家，給祝母作八十大慶，姐弟才又會面，歡敘年餘。

後來，祝筠升到侍郎，終養回家；夢玉做到尚書；柳緒、梅春俱列上卿；鬆壽襲定國公之職；桂堂做到節度使。梅、柳、鬆、桂各有子女數人。祝府是海珠、掌珠、彩芝、芙蓉、芳芸、蟾珠各生一子；珍珠生兩女一子；紫簫、秋瑞、九如、汝湘各生三女；友梅無子女。賈府寶釵之子慧哥、平兒之子毓哥、周府探春之子定哥弟兄俱先後成名，發了科甲，同桂捷、夢金、寄生們又是一班後生英俊，俱做大官。寶釵教子成名後，看破紅塵，同友梅、白飛雲在如是園中潛心修道，得幻虛仙子點化，解脫成仙。夢玉同十二釵完結子女之後，侍奉祝母、王夫人們享林泉之樂，聽說後來俱成地仙。真所謂富貴登仙，比郭子儀還要有趣。奉祝母之命，鬆、祝、梅、桂、柳、賈世為婚姻，又有惜春、探春同鄭、汪、江、王、顧、李那些至親們，俱同這幾家聯結婚姻。誰知那一班小弟兄姐妹們，又做出許多奇巧姻緣，變換有趣。且留侯海內才人，錦心學士再為伊等演出一段風流佳話。此書只續敘寶玉後身重複大觀園，團聚金陵十二釵。紅樓之夢，餘言不及備載。後人有詩單道這紅樓續夢，詩曰：

造化輪迴未可持，死生無錯是便宜。因緣竹石書無礙，情本風花境亦奇。